



# 静候2011年花开

文/刘英

时光的脚步,已悄悄地迈入2011年的门槛。新一年的戏台已经搭起,大幕也徐徐展开,新的一年,我有了更多的憧憬和期待。

新的一年,希望我那94岁的老顽童式的奶奶依旧能够身体健康,笑口常开,唠叨依旧。我能有更多的机会回去看望她,听她聊天,听那些说了N遍的老生常谈。希望父母、公婆身体健康,各自还能够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一则锻炼身体,二则挣点零花钱,自己的钱,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花起来有滋味。希望上初中的女儿学习上能更上一层楼,成

绩不需要最好,但需要更好。

新的一年,希望走出自己狭窄的世界,到外面广阔的世界走走、看看。带着女儿爬泰山,体会“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气势;去沂水看地下画廊,感受自然界巧夺天工的各具形态的钟乳石,领会自然界无处不在的美;去宁夏参观西夏王陵,感受那绵延三十多公里远远望去像极了麦秸垛的圆形陵墓,体会历史深处的巨大历史沧桑感。

新的一年,希望能沿着书房一侧,做上一大排的书架,把自己淘来的宝贝书们分门别类的安置好。把原来的小书

橱给女儿专用。在想看的时候,随手就可以抽出来,不用再找来找去的。静下心来精读20本书,粗读30本书,浏览杂志60本。阅读之余,写一些文字,能在杂志报刊上更多地发表出来。

新的一年,除了院子里的三棵桂花,两棵海棠,一棵杜鹃外,希望能增添几样别的花。在春日的大好时光里,能吸引飞舞的蝴蝶,蜜蜂在院子里徜徉,看着它们飞上飞下,心中定能产生家里养着蝴蝶蜜蜂的感慨吧。在院子里赏绿叶,闻花香,特别是在有月亮的晚上,那也是别有风味吧。

与花草相伴,心情也会是绿色的,和谐的。

新的一年,希望邻居大院里的那棵两抱粗的老柳树,还能引来唧唧喳喳的鸟儿们来做巢。一大清早,就能听到清脆的鸟叫声,此起彼伏,在闹市中,这也算是鸟儿们的天堂吧。即便在冬天,在柳树枝桠中留下的寒风中的鸟巢,也给人别具一格的孤单挺挺的感觉。年年有鸟鸣相伴,那该是多么富裕的日子。

新的一年,憧憬多多,希望自己脚踏实地一步步丈量好必经的路途,花开是能聆听到的。

# 神奇的灵丹妙药

文/金文艺

在人的脑海里能留下特别深的印记的,往往还是小时候一些东西。

前不久,有一天儿子曾十分好奇地问我:“爸,您怎么总是那么爱吃姜啊?不管是超市里卖的糖姜,还是妈妈炒菜时的那点姜末。”我笑了笑,解释说:“因为姜吃起来总使人感觉热乎乎的。”儿子眨巴着两粒黑豆似的小眼珠,摇了摇头,大概没听懂,可我的心里却是门儿清。

记得我小时候若是遇上头疼脑热,根本不像现在的孩子,动辄去诊所挂吊瓶,要不就是一杯接一杯的感冒冲剂,把孩子“药”得晕晕涨涨,同时也使得体内更具抗药性,下次再输液必然导致须用更好、更贵的药,感冒冲剂每次喝的量也得加大。常言讲“是药三分毒”,吃来吃去,把孩子的身体也吃伤了。那个时节感冒了怎么办?母亲们可是不折不扣的治疗感冒的“圣手”。小孩子在家中总能得到特殊优待。我那时每逢感冒,就理所当然地开始享受“吃病号饭”的特殊待遇。首先是喝一种糊糊状的浓汤,我们称之为“疙瘩汤”。母亲先把姜洗净,去皮,切片,再剁成特别细的姜末,然后放在由白面和成的汤里煮。不久锅盖缝隙里溢出的丝丝香味便氤氲在一片白色的雾气中。母亲熬得很细心,时不时揭开盖搅几下,香气也就愈发的浓了,好不容易等到出锅,忙不迭盛上一碗,由于太烫,边转着碗边不停嘴吸溜溜地喝着,直到喝得身上、心里热乎乎的,额头上直冒汗。

那时候治疗感冒,吃鸡蛋是享受到的另一份特殊待遇。母亲做的时候,先把鸡蛋打在一把铁勺子里,再搅上一点点白矾渣屑,待拌匀后,把铁勺伸进熊熊燃烧的灶膛中。伴随着噼里啪啦的柴火声,勺子里的鸡蛋液渐渐地升腾起阵阵热气,一股股淡淡的清香钻入鼻孔,使人不禁馋涎欲滴。鸡蛋熟透开始吃了,有一点点涩,可吃下去嗓子很快就疼了。有母亲在,冬日里虽然天寒地冻,但我丝毫不惧感冒。

其实感冒的真正克星,是一以贯之的母亲对子女的爱,那才是最神奇的“灵丹妙药”!

# 旅途中那些人

文/徐俊霞



在北京西开往昆明的列车上,软卧包厢里一位旅客得知我要独自到云南,忍不住对我说:“你该找个伴,这一路上光坐车就一天两夜,多闷呀!”

他或许没有觉察,在我们的聊天中他已经成为我的旅伴,我已经成为他的旅伴。我的母校在他的家乡,这在无形中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一个七零年代初出生的人,一个七零年代末出生的人,却聊得很投机,他聊到当年在南方大学毕业后,不服从国家分配,给南方一家国企交了一笔不菲的违约金,后来到北方一家国企工作,又学不来迎来送往那一套职场政治。三折腾两折腾,他砸掉了自己的铁饭碗,下海经商。几年下来,他已经凭自己的专业优势,把公司经营得小有规模。中途下车时,他嘱咐我有机会一定回母校去看看,那座城市变化很大,是语言无法形容的。

旅行中有很多小朋友,尤

其是在列车上,那些小家伙为寂寞的车厢增添了无穷的乐趣。他们的年龄那么小,有的才两周岁,就跟着爸爸妈妈长途旅行了。列车从平原到山区,进了湖北、湖南、贵州境内,一路上都是山山水水,美丽妖娆,那位河北的小朋友每每看到窗外的美景,总是大喊:“哇塞,太美了!”车到终点站,分别的时候,小家伙扯着我的衣角不放手:“阿姨,跟我们去西双版纳吧!”两三天的行程,彼此之间已经建立了感情,小小的孩子还不懂得分离,我们却只能说再见了。

昆明到大理的卧铺包厢里,我的对面是一对内蒙夫妇。他们从内蒙古出发,自驾游,游览了北京、四川、湖南,走了大半个中国,才到了昆明。车开累了,这对夫妇就报了一个旅游团游七彩云南。在大理、丽江、香格里拉的行程里,自始至终,我们都是同团出行,坐同一辆车,住同一家

宾馆,游览同一个景点。每天早晨下楼吃早点的时候,他们都会敲一下我的房门,喊我一起下楼。

在大理一家购物店,我买了一袋咖啡糖,到收银台结账却因为金额不足50元不能用银联卡结算,跟在我后面的是位安徽的朋友,买了很多罐装咖啡,他主动用他的银联卡帮我付账。事后我付现金给他,他却怎么也不肯收,让我心里很是过意不去。萍水相逢,以后大家再见面就很难了,推让之中我们互留了联系方式,相信空间的距离隔不断一份真诚的友谊。

虽然云南之旅,我跟的是散客团,一路上换了好几拨人,但是不管走到哪里总是能遇到志同道合的团友,一起逛古城古巷,一起遍访特色小吃,一起购买民族服装。

丽江前往昆明的软卧包厢里,我和两位新加坡的朋友同行,大家都是年轻人,对旅

行有着共同的兴趣,把酒问月,相谈甚欢。这两位朋友是到丽江农村支教的志愿者,每年的寒暑假都要到丽江来,他们的父母都是华人。离别时,他们邀请我有机会去新加坡看看。

昆明返北京西的列车上,我和一位到云南扶贫的国土资源局的工程师是上下铺,闲谈中,我了解到修路修桥的工作,是哪里需要去哪里,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还很新鲜,时间久了,就厌倦了四处漂泊的日子。我们交流了对云南各个州县的看法和观感,他虽然参加工作年数不及我长,却是“英雄所见略同”。我在石家庄下车的时候,工程师热心地从行李架上帮我取行李,送我到站台。

“天涯何处无知己,相逢何必曾相识”,相比事先约一个性情相差甚远的旅伴同行,我更喜欢在旅行中相遇,在相遇中同行的旅伴。

## 连载

# 10

这回纪清浅再被澜不兴也不由得吃惊。王佳妮再叹道:“看来章亦深把你保护得太好了,什么不利的消息也没对你说。”

章氏集团年初开发大型度假村计划,在参与政府一块空地标的时,与章氏向来有隙的华宇集团横空插手参与竞争。章亦深对这个度假村计划志在必得,不得不多花了二亿才勉强将这块地拿到手。随之发生了一系列不愉快的事件,政府迟迟未交出空地,投资方资金未能如期到位,章氏投资的其他项目的资金又一时难以回笼,迫切地需要注入资金来投入运转。恰在此时,与章氏合作的几间银行合同到期,获悉章氏出现运转困难后,既不愿意得罪章氏,又不愿贸然冒险,索性同时采取了观望态度,对章亦深的贷款请求拖延着不予回应。

企业集团最忌讳的便是出现信誉危机,市面上暗地里不断流传章氏即将破产的流言,而章亦深对此谣言嗤之以鼻,丝毫不作澄清,更使得流言以野草一般的速度滋生疯长。

纪清浅不语,诧异的眼光望向不远处的章亦深,他正风度良好地与客人周旋,坚毅的面容和自信的笑容,怎么看也不像是陷入困境中的模样。

她是个名副其实的宅女,除了那个所谓的家和经营的衣店,她哪儿都没去过,便是偶尔看看电视,也都是

一些看了后连内容也记不住的肥皂剧。不过,联想到他最近日日的销声匿迹,无端地出手投资公益事业,加之适才心中一直揣测的不安,她的心蓦地一惊,仿佛重重迷雾被一道闪电乍然划破,登时冷笑连连。

原来如此。多喝了几杯酒,王佳妮的话语明显多了起来,拉着纪清浅的手感慨良深:“清浅,婚姻真的是一座监牢,结婚五年,再多的山盟海誓也消逝得干干净净,如果曾经相爱的两个人到后来成了相看两厌,那么还不如趁早分开。我只是舍不得我的儿子,在自由与儿子中间,我始终是不能两全,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妈妈。”

纪清浅凝视着手中的酒杯,透明地接近虚无的杯中,琥珀似的液体轻轻摇晃,犹如澄明的果冻,不经意间,便会跌碎满地琉璃。婚姻尚且是一座监牢,那么她与章亦深之间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又算什么?

王佳妮能够舍弃一切毅然选择离婚,那么自己呢?离开章亦深的想法突兀地浮起又被她按下,章亦深的雷霆凌厉手段她早就见识过了,何况她早已不是曾经的纪清浅,身心疮痍得连自己都要唾弃,她还有什么资格奢望重生。

灯光忽地一暗,骤然又是满堂华彩,喧哗的声音一浪接着一浪,章亦深站在舞台正中主席台的位置上,只

轻轻一挥手,立刻就止住了满堂嘈杂。

他眉目含笑,五官清峻得像夜幕下的璀璨流星,自然而然有一种令人心折的风采,纪清浅清晰地听到了周围几个女性同胞的吸气声。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酒会,我章亦深在此郑重承诺,章氏集团与×大的合作决不仅仅因为这次而停止,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章氏集团还会与×大继续就优秀生的奖学金基金计划达成共识,很快便会注入第二笔赞助资金。”

台下热烈鼓掌,欢呼的声音像一片沸腾的海洋,李校长含着热泪走上台去,与风度翩翩的章亦深热情相拥,章亦深踉踉跄跄笑得颇含深意,纪清浅在台下看着他,心底一颤,觉得仿佛连四周的空气也突然凝固了几分。



◆书名: 七年一梦迟醒来  
◆作者: 芬妮欣欣  
◆出版社: 朝华出版社

# 30

## 最后的晚餐

在医院躺了三天之后,我的右手终于拆了石膏,当那层厚厚的甲皮从我手上摘下的时候,整个身体感觉为之一松,舒畅多了。

出院的时候,我们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就是那个威尔莫茨教授,他果然现身了,约我们见面。我们在一座酒店里会了面,饭桌上,老福说:“那么,威尔莫茨先生,”老福笑着说道,“你是否有兴趣让我们的智慧对撞一次呢?如果我输了,我给你你想要的东西,如果我赢了,你告诉我我想知道的内容。”“如果这间屋子里没有装任何录音设备的话,我倒是愿意一试。”威尔莫茨也笑着答道。

老福站起身来,平举起双手来,说:“我以我的人格保证,没有。”“你叫我如何相信你?”威尔莫茨笑着看着老福说。老福回答说:“就凭我让那个道士带回去了你的手下斯科特身上搜出来的那半张羊皮卷。”

威尔莫茨听了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才说道:“好吧,我同意。”

接下来,就是老福和威尔莫茨的一问一答,整个案件,清晰地浮现在我们面前。说完他再次向老福伸出了右手告别,老福依然友好地和他握了握手,说:“我送你出去。”“不行!不能放他走!”这个时候我再也忍不住了,用

刚拆下石膏的右手提着椅子就冲了上去,拦住了他。我气愤地说:“无论如何都不能放他走,是他害死了瑞恩,我一定要为瑞恩报仇!”

威尔莫茨脸上的笑容停滞了一会儿,马上又扬了起来,把脸转向老福说:“夏先生,我钦佩你的为人,我希望你给你的朋友们讲清楚,我可是来中国大陆投资的正当商人。如果我出了什么问题,大使馆会插手的,我可不想我们两国因为此事闹出什么不快。”

老福这个时候把双手抱在胸前,笑着对我说:“石华,他是正经的英国公民,我们是不能抓的,否则大使馆会找我们麻烦的。但是没有说不能做其他的,比如打断他一条腿,他最多能够告你一个酒后打人。”

听老福这么一说,我也冷笑一声,举起椅子就向刚才还笑得那么灿烂的威尔莫茨砸了过去。这老家伙躲过,就赶忙抓起自己的东西飞快地往门外跑去。感觉老福像是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他说:“其实刚才我们的房间里还有一个人——英国人,吉斯特警官,英联邦派来代替瑞恩的人。他藏在我们的柜子里,虽然我们并没有监听窃听设备,但是潜伏着一个听觉还算好的警官。关于这案子,该听见的他都听见了,这件事,剩下的就交给英国方面了。现在就让它告一段落吧,明天



◆书名: 给福尔摩斯的信  
◆作者: 儒爵爷  
◆出版社: 古吴轩出版社

早晨,我去给它收个尾,画个句号。”老福说:“在某些人的生活里,他们只剩下愿望,却看不到一丝希望。”

末了,我们就在深夜的街道上这么走着,走着。任夜风从耳边呼啸而过,吹散烟雾,吹起头发,吹起思绪,吹来脑海里关于我们的朋友瑞恩的笑容的画面,吹落那一滴滴缅怀的泪水。

当晚我睡得格外香,好梦不断。我梦到瑞恩约我去安菲尔德看利物浦的比赛,我和他举着红军的围巾,站在人堆里和无数的KOP们一起高唱着:“You'll Never Walk Alone!”

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我窝在沙发上啃面包喝牛奶,顺手按下了遥控器。电视里正在播早间新闻:

一架型号为K-106的英国私人客运机,在飞越哈萨克斯坦领空的时候,被军方发现。在要求其着落未果的情况下,哈方出动了4架歼击机进行包围迫降。对方慌忙中出了事故坠毁,机上包括驾驶员在内的5名人员全部死亡,目前死者身份尚未确定……



